



## 海棠花染红的春天

□刘友才

早春到来，城里的十万株海棠花，沐浴着春日暖阳，竞相绽放，唤醒了沉睡的春姑娘，也惊艳了爱花的荣昌人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和妻子一起，去聆听花开的声音，寻访海棠的诗意。在这繁花似锦的春日里，又见海棠花盛开，怎能错过这番温柔呢。

家乡荣昌古称昌州，雅称棠城，享有“海棠香国”美誉。千年棠城，种植海棠历史悠久。史料记载，早在唐朝，古昌州的海棠便颇负盛名，唐宋时期因海棠繁盛，出现过“二千里地佳山水，无数海棠官道旁”的盛景。

我家就住海棠路，出了小区大门，便是宽敞笔直的海棠大道。漫步大道，放眼望去，道路两旁一树树贴梗海棠悄然绽放，红彤彤的花儿映入眼帘，像一条红色长廊延展到海棠桥头。来到一株海棠树下，停下脚步，只见一朵朵、一簇簇盛开的花儿缀满枝头，层层叠叠。绽放的花儿在阳光下映衬下，更显玲珑洁雅、妩媚多姿。那一片绯红的烟云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顺海棠大道一路前行，到了濑溪河畔。沿岸垂丝海棠开得比往年更娇艳，娇柔红艳的花朵宛如挂在枝头的粉色小铃铛，春风轻拂，花姿摇曳。河面平静如镜，花儿倒映在静静水面，那水中的花，比岸上的花更好看。我和妻子坐在石凳上歇息，不远处的石凳上，坐着一对老夫妇，海棠花影与老人的身影交融，是那么的安详与温暖。这一幕，竟比那满树的海棠花，更让人心动。

沉醉在这无边春色里，不知不觉来到何家坡海棠园。这里有一片繁茂的海棠花林，赏花的人更多。满园西府海棠与木瓜海棠交相辉映，深红浅粉交叠晕染，仿佛为花园披上一层粉红色轻纱。花丛中，一位姑娘缓步穿行，冷白肌肤映着灼灼粉色，宛若从春日画卷中走出的仙影。

春风不语，海棠依旧。忽地，一股清新淡雅的香气被微风吹过，循着微风中的芬芳轨迹，我向园子深处走去。那清雅的暗香，仿若大自然最纯净的呼吸，给我带来无尽的愉悦。这大概便是“唯昌州海棠独香”的那种香了吧。

回家路上，回望那一抹嫣红，红如云、粉如霞，染红了整个春天。这一隅醉人的春色，藏着满满的诗意与浪漫，诉说着春日最烂漫的诗篇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公公去世前几天  
一遍遍喊婆婆：妈

□向萍

我曾一度傻傻地以为，我的公公婆婆是没有爱情的。因为世人笔下的爱情，多是花前月下、温婉静好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而公公与婆婆，似乎只有婆婆单方面的付出和公公日复一日地吵。

公公与婆婆，自小同村相伴，他们是媒妁之言结为连理的。后来公公远赴军营，婆婆便守着开州那方小小的家，晨昏相伴日夜等候。

公公少言内向，骨子里藏着一股暴烈脾气，稍有不顺心，便急躁易怒且言语铿锵。婆婆是出了名的好脾气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性子柔软如水，从不与公公争执，不辨对错、不较长短。他们之间的吵，严格说来只是公公单方面的“吵”，这种只有一方发言的“吵”，算是他们之间特有的相处模式。

公公转业回乡在区税务所任所长，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、厚道助人，宁可自己受委屈，也绝不薄待他人。可只要一踏入家门，便会卸下所有，性子刚硬，稍有不顺，就易引发暴脾气。公公似乎也习惯了把家当做情绪的发泄口，有时脸色阴沉，好几天都不怎么说话；有时怒气冲冲，抄起手边的家什摔打打，整个家都弥漫着紧绷的气息。大多时候，婆婆都悄悄退至一旁，把心里的担忧和无奈，化作无声的沉默。

婆婆是那个年代的中专生，学识和工作皆不输公公，但在公公面前，总唯唯诺诺言听计从，把所有委屈咽下心底，把所有温柔倾注于家，她用一生的隐忍，守着这吵吵闹闹的缘分。她常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他个性就这样，人还是很好……”像是解释，也像劝勉自己。

后来，公公婆婆相继退休，公公脾气依然老样子，但凡有半分不合心意，便总朝婆婆念叨挑剔。不过，岁月也悄悄改变了公公，他开始主动拿起扫帚，擦桌扫地，将从前全由婆婆一人承担的家务，慢慢揽在自己身上，将家里打整得窗明几净、一尘不染。对孙子孙女辈，更是脾气温和得像换了一个人。这个硬气了一辈子的男人，原也藏着笨拙而深沉的温柔，只是这份温柔，被包裹在吵闹的外壳里，藏在岁月的褶皱中，来得有些迟。

而婆婆对公公的好，一直令我叹服。每天清晨，婆婆都会给公公端来特制的爱心早餐；晚上，总是把洗脚水打好，放在公公面前；公公说饿了，哪怕半夜，婆婆也会起身去厨房，忙碌一番后端来热气腾腾的面条；公

公的衣物，总是洗净叠好搭配妥当置于床头……那种事无巨细，无微不至，让我印象深刻。

公公这一生，似乎没说过一句软语，似乎也未曾夸过婆婆半句。一次他俩闲聊说到合墓的话题，公公半开玩笑对婆婆说：“我死后，才不和你葬在一起。”婆婆听了居然没生气，也没吱声，淡然得像听别人的故事。但我听来，却在心底为婆婆深感不值，甚至固执地觉得，公公是不爱婆婆的。不过，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渐渐改变了我的观点。

那年寒冬，婆婆患重感冒，卧床不起。一向粗疏的公公却慌了神，拖着也病弱的身体，第一次为婆婆熬粥煮面。虽动作生疏，却无比认真，还笨拙地灌好热水袋，轻轻为婆婆掖好被角。即便如此，公公的关心最终还是变成了一顿吵：吵婆婆一把年纪不晓得照顾自己，吵婆婆洗衣时不该脱下外套受了凉，吵婆婆不会教育后人凡事自己操劳……

后来公公患病了，卧床不起的那段日子，这个刚强了一生的男人，终于卸下所有的坚硬，露出最柔软的本心。他紧紧攥着婆婆的手，片刻不肯松开；担心我们小辈记不住他的话，吩咐拿来录音机，录下他要交代的事情：他一遍又一遍叮嘱我们，要好好对待婆婆，要孝敬她，照顾好她，让她快乐幸福地过好余生。还反复强调，百年之后，他要与婆婆合墓一起……

离开人世的最后几天，公公不再喊婆婆“杨老妹儿”，而是虚弱却执着地喊着“妈”。我们都以为他迷糊了，婆婆也含着泪，一遍遍地纠正“我不是你的妈，我是杨老妹儿”。公公气息微弱，却字字千钧，他用尽最后力气说：“我晓得你是杨老妹儿，这辈子你待我比亲妈还要好，就像我的妈。下辈子，我还要和你一起过……”

公公的声音断断续续，语气悲悲凄凄，一语落尽，满室清然。听着听着，我的眼泪如打开闸门的洪水，不受控制地直往外冒……原来，公公半生的吵，不是冷漠，也不是嫌弃，这只是他和婆婆相处的方式，是他不善言辞的一种表达，也是他藏在硬壳下的一种口吻；而婆婆一生的隐忍退让，从不是委屈，从不是将就，而是深埋心底的一片深情。

我幡然醒悟，公公婆婆的爱，是一锅慢火细熬的粥，在岁月里慢慢熬煮，熬出绵密醇香，熬成吵不散、离不开的宿命相依。这，大约就是公公与婆婆的爱情吧！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## 当一回“有福”之人

□赵泉

今年春节，我有幸当了一回“有福”之人。

我生在重庆，小时听家长教儿歌“黄荆棍悠悠，担挑白米下福州……”后来学了地理，才知晓福建位于东海岸，与台湾隔海相望。退休后忙着游泳读写，年前突心悬浮躁，谋划去温暖的南方走走。2月初，听闻福州公交免票半个月，招客过“福”年！福建人杰地灵，正好去重温《小城春秋》《云水谣》——正如急性子的妻子所言：“此时不去更待何时？”于是，花甲曳携妻迅速飞翔起来……

福州的长乐机场航站楼与滨海快线地铁无缝连接，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情不自禁微微一笑轻松通行。西门地铁站宾馆，大床房一夜百多元不便宜。

租房紧俏，寻找价廉物美的房源是头等大事。多方奔波中经过东街口，妻子询问一做清洁的女工，女工抬头说道：“我们公寓楼放假空出来了，你们住几天没问题！”喜出望外，真是异乡遇贵人。对方还热情补了一句：“抽空我还可以给你们当导游。”更让人感动。

第二天一早，经人指点，我们去吃了颇为有名的老福州八宝粥，然后前往福州南站

广场，参观陈绍宽故居、打探数学家陈景润故里。下午来到三坊七巷，冰心等名人故居镶嵌于商铺间，行人摩肩接踵。时间过得真快，眼见天晚担心饭店关门。果然，还亮灯的“老福州”餐馆因有人聚餐不接待散客，我们只得挤入永辉超市，准备买点熟食回住处简单对付。这时，女工寻来了，请我俩去她们那儿过年。妻怕打扰别人，女工则说：“莫客气，你们也提了几大包，聚拢一起大家正好共同分享看春晚度除夕！”我俩当然激动：还没体验过福州年呢！这晚的聚餐颇丰盛，加上主人的热情，顿时融化了异乡过年的诸多不便。

接下来的安排颇为紧凑，乌龙江当然是必去之地。那儿水面宽阔，吴石雕塑矗立岸边，周围簇拥鲜花。一路来到林则徐旧宅，外观墙面红色，里面分类陈列，男女老少聆听讲解，依序端详缓慢移步，都想将这位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先贤存储心田。

又是一个清晨，我和妻只带手机，尾随晨跑者的身影来到西湖公园。考虑到博物院要上午9时才开门，于是坐地铁到上下杭，游览青年广场、解放大桥、烟台山。移步换景，每个地方都值得打望、欣赏、探询……

(作者系重庆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)



## 梨花记(外一首)

□北冥有煜

春天还没完全站稳  
梨花就先白了  
不吵，不闹  
像一群安静下来的心事

风一吹  
梨花就轻轻飘  
不知去了何处  
把温柔  
悄悄送给思念的人

我站在树下  
不敢大声说话  
怕惊动这一片白  
怕一开口  
就抖落满树月光

梨花不说话  
只负责白  
人间太热闹  
它就安安静静  
做一场短暂又干净的雪

花落的时候  
我没有难过  
有些美好  
本来就是  
用来轻轻放下的

## 梨花雨

这一生的梨花  
又开成了一场雨

我总觉得  
这漫天飘落的白  
是从前世  
飘到今生的牵挂

风一吹  
花瓣轻轻落下  
像某一世  
你轻轻走过我身旁  
不说话，只留下一缕芬芳

原来有些相遇  
不必问姓名  
不必问归期  
梨花落了一年又一年  
我等了一世又一世

每一场梨花雨  
都是我  
在人间  
反反复复  
遇见你  
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)

## 春雨(外一首)

□重庆磊

一场春雨  
浇湿了远处的山坡

有人赶着一群乌云走过  
鱼腥草喝饱了水，悄悄直起腰  
蒲公英洗去一身凡尘

山的褶皱里  
飞出一声湿漉漉的鸟鸣  
轻轻一啼  
就染绿了一江春水

## 四月的味道

老屋拐角  
一片飘落的榆钱  
与蜜蜂  
共赴一朵梨花的清香

和风轻拂柔柳  
在水面  
荡开一圈圈涟漪  
游鱼衔起细碎光影  
伴着孩童的倒影嬉戏

细雨漫过青石小径  
苔藓悄悄染绿屋檐  
新芽从枝丫间探出身  
俯身一嗅  
便是四月独有的味道  
(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)